

定價 250元
 出版者：風雨談社
 地址：上海福州路 342號
 太平書局轉
 本刊歡迎投稿，批評，介紹。

風雨談

第十八期

宣傳部登記證誌字第一三二號
 上海特別市警察局登記證C字第一一三四號
 上海雜誌聯合會會員

★小說·散文·隨筆·評論★



談辦學

果虎羅

因爲我自己正負着一個學校的責任，於是朋友們都說我是教育家，一般人對於我的評價也是：「他會辦學校」，聽聽似乎很不錯，實際我却很吃虧，因爲教育者，沒辦法的職業之總代表也，尤其在今日。常常遇到些有錢的商人，託人情要求他的子弟進學校，這大約是我們吃教書飯的人唯一向商人表示傲慢的機會了，於是他瞎恭維你一陣之後，便吞嘆息道生活的「清苦」，好像是很同情你，其實細細咀嚼起來，殆與罵我們是窮光蛋沒什麼分別。窮人本來容易癡心，何況在這樣萬般皆下品唯有國積高的年頭？所以每日奮發，想要脫下這領藍衫，不當糊塗王，（我鄉俗語：家有二斗糧，不當糊塗王，其感慨深矣）。無奈千思百想不出什麼道路，加之如前所云，朋友只認定你，會教書辦學，不會幹別的事，益加呼救無門，好在這兒到底每月也領六斗俸米，又還不至於如彭澤之折腰，苟安主義乃是而今唯一自存之道，也就苦撐下來了。

現在已經不是憑辦教育可以出風頭登龍的年頭，譬如從前張伯苓先生之於南開，葉成忠之於澄衷，後生小子仰之如泰山北斗，而且在社會上造成一派力量。就是一個官立學校的當局，亦復名利兩收，絕非不可爲。至於那些辦學店式學校的老板們，更不用提，我所認識的同學，大有以辦學起家者在！請問現在誰還對於一個校

長的位置動腦筋呢？就是大學，也得算是苦差使，想幹的不夠資格，够資格的人則棄之如敝屣，此無他，非利之所在，皆避之而已。夫職時務者爲俊傑，今日時務，就是趕快弄上幾文，買金買銀，買房買田，然後如烏龜一樣，頸子一縮，國事管他娘，斯爲健者。何必洩許多閒氣，幹這種費力不討好的撈什子呢？有很多人都嘆恨目下教育之廢弛，學生本質之低落，一點也不錯！可是老實講，如果局面總是這樣子下去，不讓他廢弛，不讓他低落，有何辦法！能教書的人，不肯教書，偏讓許多廢物來濫竿充數，讓許多東也不要西也不收的人來當校長，取法乎下，斯無所得，何怪乎學生之一塌糊塗邪？

本期要目

- 談辦學——紀果虎
- 國史與外國語（十堂筆談）——東郭生
- 小考在清末——周越然
- 小巷一夜——文載道
- 談珠砂痣——凌雲瀟瀟
- 歸田記（小說）——子且
- 破霧（小說）——趙而昌
- 蘇醫生的家（小說）——許季木
- 前面的故事——譚惟翰
- 夜闌人靜（小說連載）——譚惟翰
- 絕對貞操（小說連載）——柳雨生

是別的機關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總可以想法子挾彼注此，而且範圍設施，皆是可大可小，亦即開銷不妨節約。一面開源，一面節流，而戰時之非常局面，得以維持。至於那些乘機反而發財的衙門更不必說。唯有教育，既無可開之源，更少可節之流。粉筆不能不用，紙筆墨不能不買，電燈自來水亦難於取消。可是如今市價與經費之比例，差不多是一與百。即如我所辦的學校，學生六百名，每月辦公費只有三萬元不足。如折合報紙，不及一令，交了水電費就不能定報紙，定了報紙便不能買筆墨。我不肯像別的學校那樣，什麼錢都向學生身上打主意，予取予求，學生變成了活財神，其結果呢，報紙不見一張，雜誌不見一本，熱水不見一滴。學生是將來國家的細胞，此時營養不足，則將來國家之五癆七傷要比今日為尤甚，我們也將無一天的太平日子可享。不管怎樣艱難，總不能把學堂辦成市場，學生交了費就算沒事，到時時候領畢業證書。到了萬不得已，也要努力作到取之於學生，仍然用之於學生的地步，大約亦可以告無罪於家長矣。譬如我的學校今年所收的雜費平均每人一千元，實際收入僅達六七十萬。烟煤每噸七萬五千，一學期要用六噸，已經去掉四十五萬，學生每天可以有熱水洗面，有開水解渴。水電費每月約三萬，報紙雜誌每月需貼補兩萬，共須三十萬之數，尚感不足。然在自己心中，時時以為慄慄，為什麼國家辦的學校，連報紙刊物都要學生出錢！社會上真知道學校預算中的報紙圖書費僅有三四千元者實在太少，難免不發生誤會。不過我們學校裏，到底做到有報可看，有書可閱，（大小報紙共十種雜誌近五十種）清夜捫心，這一點款子，沒有像別人那麼，明明說是勞美費，實際却是校長團了肥皂火柴，也就愧失悚減，天君

泰然。我每讀韓非子之文，未嘗不贊嘆其頭腦銳利，觀察周密，任法不任情，乃治亂世之要道，雖然，到底不能澈底統治人的良心。頭腦稍微銳敏一點的人，就可玩花頭，舞文而弄法，所以儘管有人被槍斃，有人被監禁，而貪污自若，刮剝如常。吾儒講究良心，未嘗無絲毫用處，作政治固然要有良心，有左右天下操縱環宇之力的大人物，一個政策，一個會議，尤其要求諸良心，不求專門利己，庶幾大同之治，可得而致，不然，第一次大戰之後有二次，二次之後，焉能斷定就無三次？這話越說越遠了，實在也是因為現代的教育者，處處太缺乏良心，才引起我的牢騷！假若在將學費挪去囤貨的當兒，稍微想想啼飢號寒的教師家庭慘劇，也許就可以少造一次孽。例如最近某教育長官因囤積被檢舉而棄職潛逃的醜劇，何嘗不是失去讀書人本色的報應，我們生為窮酸，即當撐住幾根硬骨，不必看了人家成千累萬的發財而眼紅，一個國家之所以立足，到底需要一點正氣的呀。

從前鄭韶覺先生在暨南大學時說過一句名言，「辦教育就是辦人事」，其實，豈只辦教育如此，中國哪個機關，不是在對付人事問題？只要把人的關係弄清，因人而施，因馬而拍，儘可成千累萬的鈔票送到腰包，也不會發生問題，否則埋頭苦幹也禁不住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！學校不分大中小，除去應付教員方面的請託人情之外，還得應付學生的請託。事變前北平市一個中學教員出缺，可以有百封以上的荐信；稍微辦得像樣些的學校，打算錄取一百人，起碼要有一千以上人投考，要人請託之件，更如雪片飛來，答應固將不勝其煩，不答應也許就出毛病。學校當局恰似油煎心肺，展轉為難。我作教員的時候，只知於謀事不成

的當兒，怨恨社會黑暗，罵作校長的有眼不識真才，到如今自己辦學校，才知道有位置給人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何況更許連位置都沒有？中國的要人們都是咤叱則風雲變色一型，絕對不會計較到對方的規則手續。憑我的地位，推荐一個教員還不行？介紹一個學生還不行？真不懂面子，等歇給面孔把他看！國恥可以不雪，個人小恩怨算及錙銖。所以雖以我這樣木強而又馬虎的人，到了考試新生的時候，也必須把介紹的學生登記一個表，實際上取中的還是要分數及格，可是如果是托了人情，這個學生會相信不是他的能力取中的，一定是人情的面子，我們也就樂得順水推舟。從前有一位天津同事，每逢有人託他介紹學生，他總是一口應允，如果取上呢；就向人家說：「介個嗎，你老分數不夠，咱給說湊和上了，哈哈！」對方因之感激不盡；如果名落孫山呢：「介個，分數本來不夠，差的多，我給你老說了幾次，分數還是差的多，沒法子，哈哈！」別人也不會過分怨恨他，那個時候我們都笑他滑頭，如今却不能不「我田引水」。有一種情形讓人很尷尬，原來中國通行着閻王好見小鬼難纏的風習，大人先生受人之託，馬馬虎虎原無不可，科長科員，只要有機會可以要替你的人，却是嚕囁不休，應付他雖不會有什麼好處，拒絕了却一定會有麻煩。我想各學校因為這種關係而收進的學生和教員都免不了，我的辦法是你來儘管可以通融，可是不及格照舊要開除，這可以美其名曰寓人情於嚴格之中，也不知算對不算對。未曾入學以前是如此，入了學以後，事情更多，甲是某長官之令郎，乙是某委員長之小姐，譬如火車乘車一樣，大家都要「一列厲行」，唯有特權階級可以昂然直入，如果牙邊半個不字，必要自討沒趣。辦訓育的人，碰到

這種學生實在無可奈何，既不能得罪，難免拍拍小馬屁，而學生又是頂尖銳的，立刻有人在廁所寫了標語來罵你，因之想到有些國家索性另設貴族學校，未嘗不是好辦法，聞南京亦曾有過革命遺族學校，不知這些學生脾氣如何，但總之把身分一樣的人集合在一起總可以便利些罷？我所知道的有些學校校長下台，都是受此影響，辦學如作官，弄得人殊屬不耐煩之至！高等教育機構無須放在政治中心，或者不無理由也。

我們的苦惱，更不止此。大家都知道現在青年是活實，你搶我奪，好比打牌的籌碼一般，多了就可以取勝。青年人也不見得就願意為人作良弓走狗，只是有了經濟的附帶條件，那就很難說，世事無非互相利用，道義於今何用焉！但是這樣一來就苦了學校當局，到底是應付那一方好呢？摧殘學生運動是損不了的惡名，養成囂張學風又為社會所指摘。凡是應付不好這些難題的，十九必要下台，而真正辦教育者，又十九不會應付這些多角關係；同時，如果應付了這種複雜局面，學校也就十九辦得一塌糊塗！記得我在大學的時期，半年之內，換了三四位校長，其中殆無一人能够到校任事，學生布告板上貼得花花綠綠，不出擁甲倒乙的洋洋大文，後來那位幹得長久一點的校長，還是買好一輩同鄉打手，以武力為後盾才得安然登台。在運用學生力量的題目下，那種幹法現在已經是落伍的了，如今是講究什麼外國組織，實際目的，小組，聯絡，一切都是特工化的，花錢也得有個名義，看着冠冕堂皇。我覺得中國人之科學頭腦雖不進步，這種政治技術確是有所取資，而且青出於藍的。因之想到古代的社黨運動，有很多人表示反對，正人君子以為不該有

此議論，實則國家有了這些事，總該是不幸，姑無論其目的是君子的抑小人的，反正表示不安定則一也。我們「蒿目時艱」，不知像古人所說的「絃歌不餒」的正常教育該當在什麼時候復現，也許，終吾人之一世，不會再有那種風氣，因為時代的關係，政治的關係。

我乃老實人，只能辦老實教育。我是北方大陸氣質無幻想無議論只知按步就班的人，只能辦腳踏實地的教育。以前中國人自己幻想不足，便抄來道爾頓制，文納特卡制，設計教學法，慢慢的知道不行，也就曇花一現的吹台大吉，白白糟踏不少經費。北京有一處試驗道爾頓制歷史最長的學校，名曰藝文中學，創辦人是為了革命被「張大元帥」槍斃了的高仁山博士，往北京參觀教育的，無不慕名前往，但在看過之後，却又無不失望而回。原來所謂道爾頓制者，只有國文史地數科，以自己閱讀代替師長講授而已，理科方面，根本不能實施。即此文科數種，表格猥煩，測驗山集，弄得人頭疼，而學生並未見比別處有何優良成績。到現在索性連文科也取消實驗，而變為極平常之普通私立中學。我想此種所謂實驗與理想，頗足代表一般。在既貧且弱而又自私自利的中國，我們所需要的無非要青年人能夠有了這個時代的常識，強健的身體與國家民族意識。去年曾有人著論大唱反對紀律論，好比仙人掌上開出一朵鮮艷的花，青年人大為感動，而且正可作他們本身荒唐頹廢的注腳，我想如此文字，總以少寫為是。自從五四運動以來，我們在思想上文化上誠然受了不少益處，但亦何嘗沒有走入歧路不見其利反見其弊的地方，我以為此正不必為賢者諱，而應急起矯正者也。譬如延安重慶，據云，均要青年守鐵的紀律，實為無歷史根據云云，想起來，這恐怕正是歷史

告訴了人們太自由則無自由之故，才有這樣的主張和辦法罷！「詩底地」Poetic與「羅曼底地」Romantic。在今日還要唱導嗎？似乎青年的情緒是太有餘，而理智與常識太不足了。泛濫的江流，必須使之能够灌溉或者發電才好。

因此，我也就僅僅能够使我的學生老老實實在圖書館裏，在課堂上多多讀書，刺了光頭，在操場上，當晨光熹微中多多的跑步。在可能之下，多多減少外面的誘惑，我嘗以此種生活之苦樂如何調查學生的感想，他們雖不極樂，確是並不苦痛，在晚間的豆油燈下演習他們的解析幾何大代數，看他們的航空雜誌，老老實實的說罷，是比在電影院裏和愛人接吻有點意義，對於國家和民族！

老生常談，語多落伍！該打該打！

(三月三十日)

(上接32頁) 榮輝生氣地掉過頭去，他一呆，把幾將吐出口的一聲惡言又趕緊吞了下去。榮輝對那漢子，有點畏縮但又似不大願意地喊了聲：

「舅舅……」

那漢子對榮輝橫了一眼：

「這些地方你不來，你還是要來！你還不走？」

榮輝敢怒而不敢言地放開了竹貞的手離開了舞場。竹貞被扔在旁邊，莫明其妙的不做聲。對於面前的這個漢子她正在加以猜測的時候，想不到馬克拖着她的手，說：

「白麗小姐，我替你介紹：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霸先生！」